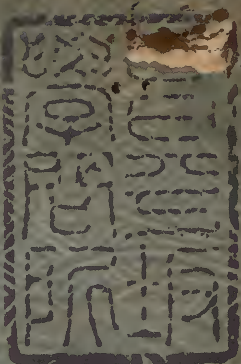


范香溪集 下



		三四八	漢書門
	九八		
三四	六八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三五		三四八	號
函			
二三	三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88
冊數		3 (3)
函號	315	135

十六之二十二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六

淺草文庫



慎獨齋記

拙懶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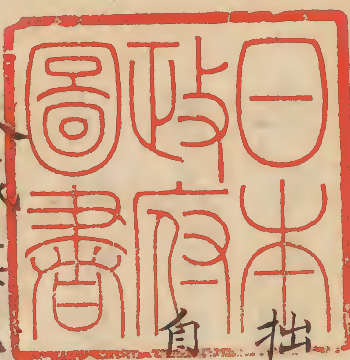
自牧齋記

慎獨齋記

養正齋記

不欺堂記

西溪觀魚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社巧進趨騁辭辯誰不欲使人謂之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為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知善之可好而弃弗為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為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

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
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作是自欺求諸人
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目殆
未可殫言而遷訾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
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曾不士又其欺人者心詭譎不惜不
情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得為
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于大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
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
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
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

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心
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
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
甚焉此予之所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
人每且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漚鳥來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心萌於中雖
不自知態度之異而漚鳥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
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
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劍繫徐君之家
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劍季
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
面謾而有諸責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

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
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偽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
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偽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
矯激盜名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
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
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為私
而顯言于人無毫髮隱焉嗟乎世之視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
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為中書郎直
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閣夜人不知不受
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閤室夫着屐既誤又當暮夜長之
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侮閤室為甚負固欲自列嗟乎世

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為不義者非自欺乎有志于慎獨者不當
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
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為旦暮起處
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目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
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君子慎其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
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
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
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
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養正齋記

門銘几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終也今人平旦出門壺事

逐食營為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凌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而入而耳豈復以古人銘戒為事是大惑也盈川虞唐佐堯卿從浚游幾十朔矣願其中淳而外謹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略為務歲季謁婦且言平居定省餘暇立屋儲書以學名之曰養正義取諸易觀釋厥旨使得持婦旦暮誦服為不力不逮之警雖卧興其敢忘乎浚曰子^志如是其知門銘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聰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治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為貴易曰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乎由是死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曾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万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鷄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蒙為物穉欲得其養又蒙互艸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聖人以養正垂戒異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養養之不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而靜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可以

為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于海，言水者必期于海，學未必遽至于聖。言學者必本于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子無謂養正為淺事，其他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記。

拙懶軒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己以自多，雖至聖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詭謙飾遜而貌為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躁而淺露，言華而行伐，造大足而好高，著一書便欲得宰相，捉一筆便欲斷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標置，至有大署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何古之君子忠厚退遜

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懸乎！蓋嘗切聞之矣。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而不學則以為無足學也。能無廣己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奧，學問之大，曾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邇汭上下不出于絕潢斷港，則必以為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為天下之觀水者舉莫吾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泝漫汗不見邊靡，彼將眩掉縮怛，悵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蹄涔，坳之不足，暇然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標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廡，以自持寬不苛小民，使其政以病丐閑，既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闢高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懶。浚觀使君耆年嗜李，且暮黃卷，手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曰富此其勤且巧至矣，猶方自托於拙懶，將非審所認李

問之大而內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造大
好高之弊乎昔嵇叔夜自謂懶不涉李而博覽淹該杜子美自
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以陋柳子厚名堂以愚今
使君自謂拙懶正嵇杜類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
在臨江也軍書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改轅而弭節者交午
相望凡輦車流馬資糧靡屨革角苾秆推牛剗羊所以征湏百
緒而官無儲錢符粟庫庾單匱一切仰取於民不供則乏軍興
箕歛則人告病於是而丐閑又使君所以為拙懶者歟浚既登
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為記浚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忠厚
退然自托於無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温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今之職視它官最為近民宵興具冠服坐堂上進訟者而聽其

要逮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危情偽貌誣血抵讞之
說紛泊于前姦胥甚之舞文法以佐其譎加又令與賓客相對
荅若將迓大官行季出歸境上無虛日間省熟事則吏抱簿案
袂屬以進涉筆占押至千數百牘非甚競爽不能無勞以昏昏
則罔冒面謾者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兄茂安宰
永嘉既踰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致書香溪告其弟
曰吾為令不以能聞幸吾邑多士鄉甸俗無豪黠使猶竊稍食
于此吾即聽事之東堂置几硯以暇隙棲息其處因名之曰不
欺用自警省是非求人非我欺惟吾心不欺而已子其為我記
之浚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糾紛如真掌使蠶尾之吏自新
雀角之獄不聞非不欺何以及此抑聞古人有言誠其意者無
自欺也夫誠於此化於彼將不令而民應之蓋有行乎令外者

矣。嬰兒生三月前，軒冕不知欲，後斧鉞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諭焉。蛟潛于淵，其子迎化于高陵，精微之感，殆難以言論。吾兄能無自欺，則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毗而後晉，徒視一克念，如諧群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也。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况此民其寧我欺乎？昔人論三不欺，優民不忍欺者，切嘗評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之心，蓋三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處賤民，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掣二史肘而責之書，則已既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叫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沉阻，未易鈎致，而諭諸人者，焯焯不可掩。昔者徐侯與管仲謀伐衛，遠見衛姬而色動，足高而氣強，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仲，言徐而有慙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

密矣，入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可尤也。况將使人無我欺，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審矣，吾兄厚重簡庶政，先治己，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慊之學也。於以感人，人將自化，無萌欺心者，故浚叙所以名堂之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諭諸人者，以為記。紹興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自牧齋記

永豐柴詰吉卿懷鉉束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蓋拳拳也。既累月，告歸，覲其親，且曰：詰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清之間，結茅為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覲一言，以歸書之齋壁，用謹不逮，是耳。善誨于朝夕，而門墻不遠也。予

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誤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尚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為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己以自高然則自高者迺所以為卑而卑以自牧者迺所以崇吾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已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嵬者猶在其上焉為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蓋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己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為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欲如去敗群致一不二如

惡多岐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繫久躄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為師仰大道之高邈方積跬而履卑眇已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願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說為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西溪觀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羨之以脩晨飢飢竟捫腹散步于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空明杲日照映下見群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東西自如范子頷而曰嘻向侑吾飢者非此溪之魚乎胡為困于溪翁自取脂鼎禍乎魚方潛登淵浮殘瀨隨至輒適不知身之為水也水之為身也魚之樂亦至矣餌雖美其鈎實鉅何乃貪一豆之饘腐遂捐清冷之適至

於剝腹流腸鬻離鬣落糜於沸釜豈與逐微名細利以失無貨
之軀者同其迷乎吾於魚有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為知幾者
言之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六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七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三益齋記

存心齋記

訥齋記

平堂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開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
風動萬方文治熠然覃布遐闊九推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

並設生員營宇務為崇盛守長佐貳閔決學政一或不處
為不任職然以銅墨効官者責專而事叢不與他等自
中材處之往往促束于文符朱墨敲朴期會直鐸補短救
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為念信乎少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
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彥周為龍丘宰既蠲民瘼乃行視黌
宇問著錄幾人吏白廩米不繼士至潔履誦經或不煖席
又負笈挈挈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嘻茲為
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為即日按取官
廢田請于州以為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食數十士太守
待制張公黈其意許之於是高冠侈袂而抱方策者相
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
歲賴安令君為諸儒賜其厚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為

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猶嗜學決事得小間即取挿架書
吟翫自娛休暇對客于便坐即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
終駮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
息拂霄漢視窮巷士如土梗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
不異書生時則宵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
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君性
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亦如始至
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鋤姦剔蠹吏率懲
懼為脅息股弁盜斂頑暴革心掃跡蓋令君文儒而
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為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
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叙田事本末
謁記于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群萃糗糒不瞻牽勉肄習

百為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既厥心惟問學
是專脩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
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讓宜有金石刻
丕揚茂猷願為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君
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寧可辭惟令君養士士
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養正矣昔孟
軻論養心為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之大覆穹隆而載
旁薄包八荒而亟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
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其形埒是大躰也自養者善
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躰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咸
宜記雖不文亦得自託于不腐矧龍丘為信安支邑之劇
雅稱多儒今復漸被于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

肩接跡震耀于時以光耀令君之大惠顧不偉欤令君名苞
今為左宣教即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上雖顏子不能無進况方有志而勉于
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在友不知
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讀易至損益喟
然而歎以為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闕之孝者損
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自賢則天下之善言不
得聞於耳矣予嘗論之世故有虛驕傲誕聞見未毛銖而
自大如山崖者矣或指其微累必盛氣艷容絳以偽辨曰
我何尤我何尤則有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
必以人為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馮夷未東

傲睨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為不越乎已則多聞者與見陋
負是三失烏能受人善言將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無友
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諫多聞之益豈不在我
乎哉子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于行者也家居義烏
之菱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昆孫
婿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
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翼日進無疆則凡德
之裕皆所固有非偽為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
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反直不足於信故又諫未
孝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在我
不在彼也令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己事為孜孜予期子免
夫三失而得益也川復告子以尚論古人之益蓋孔子所

謂直諫聞者古之所謂直諫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
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慎
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諫多聞者蓋如此而
又謂卜商好與賢己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已者處則曰
商也日益賜也日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
尚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
二月十日香溪范浚記

存心齋記

壽昌印恂子信與浚舅家有世睦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
孝於予居其趨向甚端其植志甚薦一日告予以將歸且
言家之屋南有齋焉名曰存心覲省之餘當復習業其處

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昔者鄒軻
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歸而知存心之方。試因子而
妄言之，夫君子之存心，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
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存，猶莫之入也。况窮理致知乎？是以
存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存。蓋存者
竟也，竟由乎心，心且不存，何竟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
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竟哉？此君子所以
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
厭惡憎嫉，得喪欣戚，期望恨忿，怵迫憂懼，與凡私意妄識，
交午叢集，紛紜于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境，亦
且顛冥迷憤，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

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
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
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有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
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捨言之耳。
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
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
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用能於勿忘，勿
助長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然則存心可
以已乎？曰：未也。凡存始於存心，中於尽心，終於盡性。惟心之
盡，是無心也，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
是而精一之斯可以盡性矣。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

非所謂尽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心，未能尽心。烏能盡性，心未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為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顏子拳拳服膺，存心之孝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之心之存也。至於屢空，則嘗盡其心矣。然特屢至於空，而未能常空，為其不違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違仁善矣，乃為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楊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推徙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常操而存為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縱心而不踰矩，尚何有於操存哉？子故曰：凡孝始於存心，中於尽心，終於盡性。此非

予之說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于存心，是孝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之道，是存心之始。子其慎所存乎？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為甚。子其可不慎哉？恂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說而習之。予因為記，俾以歸，勸之孝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香溪范浚記。

訓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聲其意，咿嚶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雜然歡笑，以為早慧。言於人，何尤哉？惟夫尚口飾古，夸華背誕，譏議訾毀，連累召禍。於是有一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孝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予兄子伯通，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訥。求予言為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

曰華不繁者實必碩流不寫者原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固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冥思慮於人奧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訥於言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違而已今伯通也慈旨甘友兄弟睦宗戚行身祇畏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以訥為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欵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導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之一唯蓋未克乎贅况多言乎李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訥始紹興十七年夏六月晦日香溪居士范浚書

平堂記代

法曹於州為卑官而其責為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具而法曹當其罪當平則

執誅受杖俱無寬人一失其平則有吞恨而死者此其為責不已重乎切嘗念刑者有成無變君子於是乎尽心苟不用慎而濫為橫入則豈徒得罪于不可欺之氓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得逃者以災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其獄而哭者也漢虞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寬者自尔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嗟乎虞經用法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一殺不辜遂受咎罰其久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為決讞戒耶某不肖來為永嘉法叅軍恪居

惕慄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自飾即便字而名曰平堂
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子不歸是名則今日脩椽大屋
易為馬廐車庫奴婢室也必矣尚期有以辨予心者庶無
廢於斯堂年月姓名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代

饒於江南為上州撫封廣遠晝疇踈曠且當兵興人力彫
赴逋畝者衆地棄不墾脫小弗稔則市人菜色越境逐食
殆為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人不奠處稚莖
携抱流穴大去官庾單屢莫克賑贍吏視民散無可柰何
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江師閣學程公進職一等
移鎮是邦既下車條奉荒政安集携離噢咻撫字去者得
歸居者用蘇招徠商人艫艘尾銜穀粟全集園貯市積衍

如年登民飽以嬉破戚為歡易羸為克惟屬邑浮梁人獲
更生皆曰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繪公像達生祠于寶積佛
廬供僧祈福以報公賜其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紀
為百姓慕愛則為生立祠字如石相于公輩著在前史百
世稱詠其遺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千里饑人
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銜惠殆無終窮過石相于
公遠矣其於公為門下士承乏是邑樂與編氓均沐仁政
且獲挹祠宇盛事敢紀輿人之詠歎琢諸美石揭于祠下
昭示求求咨尔邑人過者起敬祝以眉壽毋忘公恩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七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八

書

寄上李丞相書

答徐提幹書

上婺守周侍郎書

寄上李丞相書

寄上富樞密書

答胡英彥書

答姚令聲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
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
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餽廩粟黃金
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
類皆褰裳提履鱗集霧會爭先擁篲于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

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君又不從仕于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願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壞室飲水捽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萊色當阨困窘顛沛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声光于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為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奉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頌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簣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声垂無窮千載而下號曰孔門高第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于戰國于戈之際而告

不害公孫丑万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橫捍闔刑名楊墨以求李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襦而析圭解褐而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莊之衢持梁斨肥心噍意得朱輪黃屋徒駕馭馳駘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榮華就枯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跡軻為道之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於今千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蹇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為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欬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為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為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鑪摩頸伏刀鑊相牽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

頽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
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為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
汾李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杜如晦魏證薛收李靖
溫大雅等奉出其門而皆為王佐勲名卓然其後韓愈文章鬱
乘微為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
然有西漢餘風李古之士有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耀
于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為最盛實通愈之力也往
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李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
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為儒先生各以所李收率天下之士或
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
之士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厲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然輩
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茂業夫高文大

用聲詩雅什為國光華蓋亦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為之
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棘滄海橫流士之脫于犬羊憑陵豺虎噬
食若戶賦口歛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
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悅負類多簡貴自
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眜而見甄錄彼耿介尚
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万鍾且有所不為其况攝纓束衽介
徒隸而徒墻屏俯僂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為殺身不
足滅耻是以浩然鵠峯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強
聒自任者亦且為之前卻充豫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
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違違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
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
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

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為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
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為閤下勲德甚高而
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莫一見有輕万户之心得一
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閤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閤下
所實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
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
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屨爭先
奔走以閤下為鰥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或鄙
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閤下者閤下方將復執大
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為朝廷用閤
下貴隆槐鼎為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
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鑿礪之工以收名於文錄是閤

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脩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閤下
為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績不其休歟浚抑嘗聞
侯羸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
為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韞而曰張
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
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
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
成名今人以為耻古人以為取重今人以為辱今之士未必賤
於侯羸貴人其能為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
王生貴人其能為之結韞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
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
為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修禮貌而

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
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 方
今強虜鷓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體僵暴于原野雜虜流穴
于道路 聖主嘗膽九重之上卧不安席疆場日駭近以江介
為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命鋒鏑甲冑孕蟻虱而不得
欠伸于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
聖哲馳騫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
接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
民之至計願獨坐養威重留賓蒲廡俟踞見至有盥穎寘與
昧且守門見辭閣人足趑趄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耻冒詢
極矣而公卿之距人卻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
一旦秉成當軸坐席朝進退百官知所認棟下有柱柱下有石

石下有士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為乏材如李吉甫之
為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否其亦簡貴自尊
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倫而熟講卒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
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
而搢紳君子逮于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
歲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為遠歸鷓
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為拳拳者皆海內公願
而當 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
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
是懼併祈閣下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逢故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趨行馬

之靡僭納里刺屢獲侍伏屨而聆警欵慰釋鄙心殆若所詛受
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
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于薦書
聞命悸悚不知所為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
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聞公卿之
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為醜抑嘗怪近時公卿大人不
悅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為躁競望高
門而走謁遽蒞戚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
嘗求士於後進而後進者願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
稔積漸靡成俗視為當然此浚所以開閤窮閤無足跡於通貴
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
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

今茲均佚琳宮以接納寒素為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墻屏
欲瞻輝光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欵昔人謂救漸靡之
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並者揚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薦
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
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浚材智朽短有所
不能為者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
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叔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儻閣下不
遺鄙賤終以浚為可教則庶幾獲偕賓客後陳時一進見子館
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縱
固猶出入門下他日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
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悞非詭詞為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

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荅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旣華翰慰誨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勤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為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為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為本其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鄙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為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徂習尚以好

修取譽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嘽然陽應者鮮矣以為是而洒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不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群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与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翱

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
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
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
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
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
累紙立論精切非見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
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墻序不獲時奉名
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為
繁言以瀆左右悚作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禾接姿制遠蒙書眈勤懇荷厚意至矣雖
過相推稱皇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

見足下善學与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
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
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為彼為此也豈復以
禮樂之問為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
問樂必曰丘聞諸萇洪終不掠所聞為己有益其文也若是是
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
虛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
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
問乃尔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己有教誕
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為知其肯下氣諮事于人乎往往
鬢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
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

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軒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万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為吾法，能會万物之理為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華邦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

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王之可撓，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况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猶得師焉。况在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荅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諸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正講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階。良覲伏冀，且時為器業日重人還，速甚。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宣。

上婺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与被髮救閔者同道蓋君子出處初無
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為己其出也用所以為己
者為人比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為異道故凡
居蓬衣白閉閤屏跡者自以為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已
知固守道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
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
嘗忘意人之已知不謂閤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
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閤下者願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
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閤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
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墻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
以受知門下為己私悅也以謂閤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
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倭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閤屏跡

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為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
惟閤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成行如秋民安田廬
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官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
講說之末此實閤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
知吾道之明緊閤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為己私悅乎此浚
所為進見之意也

荅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寒溫問外
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若欲僕亟圖自辨曰
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偽和賦集頗已流布僕
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泥蟻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
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

必洞其妄世言薺苞乱人參蛇牀乱靡蓋惡其似耳使偽賦蕪
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為我說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
人鉅公所為書若集多矣偽妄增加者往往有之况僕眇鄙橫
被沈蟻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詩為時人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
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乱間廁無可柰何今偽賦自
為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乱間廁之患其為盜竊姓名甚
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
建陽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即以供執覆藥楮有不得其
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八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九

書

上潘大著書

代上范丞相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答羅駿夫書

與潘左司書

答虞夢符書

與林權縣書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
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為念故其居窮約則志富貴
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
賤賈之守囊櫝惴然恐或亡之而弗獲其為彼其心唯恐

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已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
巖廊之上被以公衮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
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頽風靡
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
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天子前指
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聲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
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
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非閣下
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
孟所謂命義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
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鯁論以刺其上者多矣
言不用而見黜率為懟然狼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

讜訕否則自放於丘園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
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讜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
世事亦非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
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
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損
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畫猶以為速且曰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諄諄以云者其
心不忘乎用王為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為君子之心
也浚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
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
之忠翻然起閣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道浚知閣下之

黜不久矣敢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曾于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為僚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為能哉實繫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覩然濫吹于群賓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于鈴下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耻於自媒淺露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為得也駸蔑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

遺材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沉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者無事于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鑒哉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果於自弃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肩下吏且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為無因退不為自媒又辱得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嗚然望治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

其為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至當有
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潭府居若在
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
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眇乎此某所謂今日為
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
定價于一言是某之愚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
將曰是固為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于前者而不見
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為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
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耻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
聞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
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朝任棟
梁重則標鑿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莫

得與塊土齒為終身榮雖瞋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
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
未嘗標出處為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
有道者言之視千万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
舍得喪為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犖超世之資早聞道於
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閤
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屣簪橐其如脫
眇然引身蹶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為外物
軒輊能若是乎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勲名塞天地忠義
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

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為度輕蟬冕薄万鍾遺榮獨往
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夜願
望閣下之德容為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顧髮已
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為
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弥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
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為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
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尔豈非鉤致于已
者未能窮深極遠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
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
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
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將

終身勉焉者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
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于
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為回而皆可以為回
至以為己之學造車于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
固嘗周天下矣今浚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
閣下察之不宣

荅羅駿夫書

浦陽之別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動靜
輒寄意適道書中為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荷之餘慰
浣多矣吾友迺來為况如何既當門戶百為勤艱良未易
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与未至士當以弘毅自期
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

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
無不為也彼不知上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
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
無得喪浮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
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塗况外物乎駿夫資固
穎異然經事尚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能安
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己所固守而自強者奉勉惟古之人
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駿夫今日
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呂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伏領貺書
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本無傳承

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矜矜為
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畧年輩使
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与甚篤有子弟之
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
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推謝為也浚
竊嘗恠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
自高者耻下交為世俗之羞目屈者竊上交為一旦之榮
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
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執事
者之於浚為是眷眷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辱
求知於人而辱
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
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迂司都方且大用矣願

調護自重相与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
如浚者相与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
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荅虞夢符書

至辱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赦然怍卒之
釋然以喜浚惟違闊繫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所不如面
欵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克裁尺帑為君
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欣竦多賀之私乏便
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具荅來貺負負大難為辭
故赧然怍已而三復教簡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
我如是而以書問不至為譴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
其心知我矣尚我懽故釋然以喜凡夢符与僕相知者皆

非世俗之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氏戌期在
秋抄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即橫翔天衢以趨開泰
之會而方將戢翻枳棲側偏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以為
伸安知六月息不為南溟圖欵不卑小官固君子所以無
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
可忘僕昧陋甚與世舛馳放跡荒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
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
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為左右道矣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
神明相之尊候万福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溪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詒甯所
受訟記雜然糾紛盖日不暇給官藪易事益不治弊積蠹

深吏皆上下手索癥出羽直以賒錢多寡為罪重輕前令
尹熟視袖手无可柰何要非剛健精通令明禁信以紐柅
吏奸為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
之繫已奉公剛耿疾惡私請曲謁不得行于戶庭決事處
法務自我出不以委吏繩斲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史跼
足縮氣慄如蹈冰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與人欣詠以為
幸見者也然尚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衆翫習積久蕩
無條綱堆案相仍叢集全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
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制禁繁劇而小有未
至固不遽為善政累然竊譬之結綠夜光朗曜為瑩有瑕
焉若毛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為也也須試區區處
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折

事至畢

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即叙彼鴈鶩行者且不敢為譎語敢
為銖兩軒乎退食多餘於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
欵浚鄙陋適有名數在部屬邇嘗納謁進勤館人曲蒙謙
虛接揖禮意甚備不以編戶民過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
之萬一十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于糶政久矣誠有以
蘇息之其為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為
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
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伏惟加惠
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聞部使者交書
薦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之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十九

香溪先生范賢良卷第二十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啓

賀婺州吳尚書再任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樓樞密啓

賀徐江州啓

代賀詹中丞啓

代賀張帥啓

代賀章察院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羅尚書啓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回許丞啓

代謝循資啓

代賀許右丞啓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上太守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祗恩宸宸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翕輿言之胥協
竊以綸闈近密鳳閣清華職分狎於六曹任尤嚴於四禁
必妙文華因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乃盡判花之美
克當盛選允屬元儒恭以某官敦裕而剛方高明而肅括
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龜千年而五摠量 遠大
器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之風鬱有老成之望簡在睿眷
儀千要塗雖天閣之隱蒞正祠曹之缺禮立坳 下旋綴
錄於直書壓角省中遂通班於邇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
典謨訓誥之文豈惟使溫詔雅辭炳若同風於三代將必
有嘉猷高韵卓然獨冠於一時注意既隆秉成可待浚夙

叨鑒遇遠庇庥光聆紫泥黃帝之除徒知增抃望紅藥蒼苔之
省莫遂修容伸慶有虔陳辭靡究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疇庸疏寵移鎮宣風惟京輔之剖疆非賢不乂莫帝城之
蒙福與國咸休眷求持橐之英誕布出綸之號蔽自注意
諧于僉言恭以某官學洞聖真道隆師表以至大至剛之
氣濟先知先覺之資夙簡眷衷久儀禁路邇分重寄來殿
名邦惠養編氓道有袴襦之詠誅鋤宿蠹下無銖兩之姦
一方甫藉於承流三月已觀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
推名世之期至于今五百歲矣稽共理之効其惟良二千
石乎亟上最書茂膺殊渥爰陞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
留婺境之愛崇人思卧轍想稽山之騎竹日篋揚旌蓋二

天覃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慕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
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爲詳試既民瞻之積稔知公望之
彌高浚竊庇庥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敢伸三賀
之微綜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侏王入相又將觀
周旦之歸周并頌有愛宣陳莫既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藩被喪康之懋典叅華延閣聯近從之通班
深注眷衷悉還寵數恩琳所暨喜舞惟均恭以某官夷粹
而剛方高明而敷大德風鎮乎浮競亮節貫乎陰夷久服
禁嚴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邦蒞杖化情行古人
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无形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厲勉
尊臨千里復借一年兼榮晉陟於西清共理尚煩於東道

帝城并蒙福豈曰小補哉刺史入爲公方且大用矣浚仰
山末學蔭宇寒生膏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逃聆新
渥快懌微棕莫遂隅趨徒虔屢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疇庸祇恩移鎮攀轅塞路惠大洽於朱方模印
班條榮遠踰於白傳莫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深知詳試
近州將加大用凡居庥履舉劇懽愉恭以某官學探聖真
望隆師表耆壽俊久在厥服爲二朝之從臣直方大不疑
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屢分藩寄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
臨中吳之舊治鄙人相慶還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
看細侯之風采深惟吏道貴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
公獨與陰陽而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

也既驟膺於褒策佇即對於賜環入為三公永清四海浚
久叨恩紀迤遠台儀企宴寢之凝香莫違布武仰置郵之
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既

賀樓樞密啓

伏審祇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哉頌
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無虞雖
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欲安民而定
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正氣時推元儒得
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
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覺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
陰曾靡磷緇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當晉
擢正屬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掣鈴之召本兵西府運籌

多借箸之奇衆方不知所為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
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兼資於文武
宜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迂衡之日起
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詎陽城
之賢為刺史美化總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行朝廷大惠
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邃宸遂命留中寧容久外復
付機廷之舊兼躋政路之崇惟簡在既深將勤勞是賴必
嘉謀入告于內則膏澤益下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
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救寧圖功鎮撫四夷仁壽一世
使戰陣之問不至而道德之威自疆中國皆有安居左衽
罔不咸賴浚向風景慕積日滋多八行罕貢於微悰萬頃
尚容於廣度念遠跡它山之下正邈親承而見公此道之

中未嘗違迓茲仰對揚於大冊無違進旅於下賓第慶治
朝載陞耆德夙夜基命宥密方觀化理之勲疇咨若時登
庸佇正儀形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於正人天
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晝接之休下副巖
瞻之重系頌增懌敷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頌群情均愜恭以某官蘊端
凝之器負蹕越之才悃幅無華如古循吏疏通知遠為時
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頻年均佚輿論
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茲外服聊煩擁節以
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勝勢實為重寄允賴能臣
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蒙知獎迓阻進趨仰慶恩除徒

深朴頌

代賀詹中丞啓

論事諫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綸命以祇恩一臺
肅振於紀綱四海聳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帝賚道覺
民彝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自不撓以端凝
進逢華旦之紹開驟歷清途而融顯通班兩禁冠列七人
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
實本於愛君志寧期於揚己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
之簡求已聞晉陟被覆甌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
最叨容接仰聆孚號載虔賀履之私倚俟秉成將有在鈞
之幸莫違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稍臨軍焯著哀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之功
三捷騰聞萬聲歡動某官咸宣漠北望出山西攀附龍鱗
飛揚燕頷銀章燦煥執于謹衛於千廬王節輝華建纛祭
兼於四印屬胡人之射月紛虜馬之飲江直度晉山橫
禹穴帝震赫斯而援芥公當率止以乘騏借箸前籌早撥
請纓之策擬金徑進遂成喋血之勲力銳拔山勢輕破竹
兇醜四分而鼠走我師一鼓而鷹騰掃天狗之妖氛極人
魚於沸鼎凱歌入覲寬九重比顧之憂吉語旁馳快四海
南奔之憤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濫竊蔭雲嘗叨披霧親
仰七擒之勝筭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祇奉 宸俞晉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 聖君

用不世臣茲為盛事贊書誕布歡頌交馳恭以某官茂粹
而剛方清明而惇大邁倫奇節凜秋霜崑玉之姿秀世高文
挾陣馬風檣之氣歷揚臚仕茂著英聲進當開泰之辰深
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為顧朝廷羽儀惟公懋
德庸膺識拔光對寵休驟躋松廳增重栢府昌言動寤豈特
夜加於二階速達登崇佇即日超於九級遂陞邇列彌發
賢猷某皆奉交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麻肅
政靖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覩本州解榜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試席
之高流曲藝何為亦綴薦書之下列靜循忝冒深劇兢慚
竊以赫皇家教寧大業治切炳耀文物歲彘酌千古之於

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教於國既形四方之風論秀
士升於鄉又下三歲之詔通經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
不容得人於茲爲盛矧鄉壤之繫庶霑儒風之熠興遂序
至列於山樊家書或充於棟宇珍群屬袂集廣圖者幾四
千人鑒裁提衡預遴擇者纔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採收
如甚單微寒生苦窳陋器拾螢自力數馬猶愚字僅識
於一丁史寧明於三已磨丹漬墨徒勤十帙之書對白抽
黃未辨八吟之課何圖旅進濫與計偕退省寅緣實爲幸
會茲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風流爲
時師表借從禁 殿是名藩身蹈立軻若在唐之韓愈士
侔齋魯由化蜀 翁開納有容陶成無類致茲孱瑣亦被
甄掄某敢不加 頑躬著鞭下駟儻遂策名之計誓殫酬

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 曠瘵之責儒頭刻奏過叨論薦之私裛重
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未易知譽
或過其實顧偽者繁而真者寡豈不難哉惟視所以而察
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躁銜露者寧享爵祿必耆厖福艾者
可成功名心跡既呈人流自辨如某鈍姿不穎朴學无庸
偶綴下科漫從薄官雖不能蠟言施貌以欺世而盜名然
獨有鐵腸石心每誓身而秉志衆方嗤點誰復知憐自忝
一同曾無三異惟抱勤拳之意不忘占着之民深絕吏茹
懼有索錢之蠹敢傷農力寧甘腰笏之勞初匪好修姑為
率職詎謂大賢之容衆俯矜小宰之無它賜以品題有存

撫嚴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省循
奚自茲蓋共遇某官門承鼎鉉材挺梁楹華國文高霄漢
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品廊佇副於人期博取群才將資
大用因令樛散亦被甄收某敢不益勉駕行堅持株守自
今以始孤蹤遂玷於陶成不顧其生綿力庶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躋祕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驩聲雷動共以某官
高華大闕赫烜英稱士推帝康之淵宏實偉世器帝謂魏
謩之謹切真名臣孫款奏論於閣中執憲剛於轂下亟任
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猾狄橫騎頻年大入屢劉
上國燬剝生人掠地覆軍詎伊攘却絕江並海無或誰何
邊聞未有奇勝之兵帷幄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

嘗膽之勤四海南奔悵切息肩之念正須䟽鑿力極橫流
有能竭忠節以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隆王室
其在公平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剪暴勃凌縱之虜竦戴
上聖圖回興正位鼎司勤勲金冊某甫脫中而筮仕掌中
披霧以修容埏冶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胥慶欣逢
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祇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介藩同三輔之區民
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識仁声先洽懽頌交騰恭惟某官
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興朝之開泰被眷主之簡知華轍
踐揚要途密勿迴翔遺補諫行而澤下於民坐揔銓衡吏
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具瞻茲分綰於左符實眷

求於上意尚書居八座九重舊識於履声刺史為三公一
節當膺於環賜姑惟詳試即後遡歸某冰氏寒生泥塗孤
進名在山公之啓事心馳夫子之宮墻包荒不遺事先生
有年矣知恩所自當因士以報之况同編列之民將被憚
懷之賜其為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風駕
道旁伏謁行有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既

代賀羅尚書啓

伏審祗膺帝制晉長天官揔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王之
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儒傑材瓌望
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仗下抗言每歎可而替否
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為天子知謂真宰器也革履而
居八座暫煩藻鑒於九流調玉燭而陟三台佇俟丹青於

万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
雀相賀欣大厦之有成頌詠惟勤文陳曷既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褒崇灑金鈎之妙畫
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謹傳華夷詠頌竊稽簡策間紀
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祥白書之賜無
宿德大勲必達上聖之有為斯見元臣之被遇恭惟某官
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盡闢異議決驅戎之策登
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温清遂明王孝理之
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斐迪帝庸作歌畫煥
麒麟章騰鸞鳳式贊股肱之美示嚴體貌之尊列辟具瞻
謂相君之形惟肖睿粹敷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

文哉皜皜不可尚矣實繫垂休於萬世豈惟示寵於一時
永鎮廟堂教寧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私獲
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灑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稜莫違稱
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薦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木之
留思攀依曷既貽緘戒別感篆增情尚期布武以請違少
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躡階資硯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羸蹇
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為米猥從
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圓柄而難合雖

迫號寒之念耻求得熱之方迂踈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詐
與第見邪揄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知如水雖萬折
而靡迴不逢照膽之明曷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穀推士
類衡評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率皆以錄顧如羈滯亦
彼播揚昧門問半面之私遽膺齒識蔑堂下一言之美輒
辱鞭驅偶收薄效於鷄鳴例得小伸於蠖屈士為知己者
用愚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修慨捐驅而自誓小人願
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祥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賢臣
華戎聳觀朝野歡動恭以某官伊且事業夔臯才猷龍淵
早振於聲華經筵雅推於韜蘊紫鸞意氣自騰超許之婆

峻峯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者碩一節險夷入并青門
論駁數聞於可否進簪白筆按枿不避於近強簡在帝衷
擢登宰貳天欲中興於堂室公實左右於商王紐綱柅輪
可但庾宣之規制為霖作楫會觀傳說之彌綸佇正鼎司
式符巖望某叨膺獎鑒例入陶鈞大厦有成敢忘燕雀之
賀神龍垂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負曾蔑割鷄之効二天竊廕更叨顧馬之私過賜
挈提曲加論薦省力縣而場標戴恩紀以銘銜竊考舊聞
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擢犀角固貴於
精求蓄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初不避遺去古曼遙
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或奪之拔十而至失五辱

鑒亦踈矣必既明而且哲又以公而減私乃能盡紆餘卓
犖之才亦不棄寒素卑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
生徒懷肝膽之輪困殊之文詞之婉軟麤官拓落末路衰
遲審已行而審已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
知矧以駑姿猥當劇邑氏風厲錯簿領沉迷凡龜勉於事
為盡尊循於條教居多通事已蒙轡策之寬豈有微能復
被品題之重惟魯實漸於誠懇迺息何有於端方其秉心
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將有意於生成
忝幸惟深寅緣有自茲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相門
為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
乘成士子声名每彰餘論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
稱褒言益堅拙守謹身奉職用逃瘴曠之愆効節輪心誓

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中禱侍席膏蒙一日之
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靜惟
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悃恭以某官清明而剛
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言語妙天下根奧學
之紛綸出入冠諸公宗英姿之奇傑輟從禁路來殿名邦
父母撫綏神明發擿吏掃蹤而落膽齋人吐氣而伸眉
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袴襦之流惠維藩偃息報政推優
復借一年已被褻庫之寵使宅有揆佇觀考慎之除某卑
鄙賤生衰遲孤進猥叨吏屬行奉教條令方隨牒以前趨
尚及賜環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享公實收之則
宜如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暑在時麥

涼戒序益祈頤衛即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提精誠而可格輒傾
微悃冒叩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邑屬陽盈之愆候繫
旱虐之踰時雖徧走於神祠靜無證効蓋率由於批政積有咎
愆曾微禍罰之加身願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
用祇被淨場虔延真侶齋明歷吉懇款求哀恭聞太一之尊儼
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誕敷五福
實亦主風雨水早上躡三階敢對宵穹嚴遵科範披洞經於案
簡薦芳醕於瓊尊憑藉薰焚用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即從欲
以流恩伏願彤嚮冥通飄游紛集上真昭荅列聖哀矜悼平民
之非辜極多稼之將槁風運薄驅左落之神靈膏澤滂沱蘇震

中田之焦卷霽陰彌積靈霽無恨將期為三日之霖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關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二十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二十一

傳

徐忠壯傳

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率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掌統河西軍討夏賊為知名將因奏使率兵倚虜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

北 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
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檄徽言鎮守河
西會 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
昌出河東為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奔麟
府豐我將不得獨全柰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
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 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
可况无 及一書邪尋聞 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
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
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節備菽甲蒐衆田並塞
地儲具饒衍上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
又教戈舩卒乘羊渾脫乱流渡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
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為九州都統結壘對晉

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
是人也為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為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
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无累
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虜虜毋坐自困
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
言視可求為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
胡太无情徽言攝弓厲言曰尔於 國家不有情我尚於尔何
情寧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
敗虜遂斬婁宿孛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為盜區獨晉寧屹
然孤墉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距
禦外攻遣没人汭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万众浮筏西渡与
虜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号天下險微

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墜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為游援虜進攻數債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為堙繚城管隍陣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虜驅降人載芟石湮壅股流域中水之絕資廩亦浸罄鎧仗七弊人人喘憂知殞无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梨斷刃矢死固守既久无援自度不支取礮機篋格若凡守具垂火之曰无以遺虜遣人挾液蜜書僂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 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尽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 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虜兵猥至得

挾徽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盍具冠靴見虜師徽言叱曰朝章覲 君父礼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社官不即愧死顧以為榮欲詫我且為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 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 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荅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 天子將以死報 太祖 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止旁行偽制撼誅徽言曰能小屈當使尔世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 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渠為虜屈耶尔胡酋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意象自若披社迎刃无小变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徽言死怒婁宿曰尔麓很何專殺義人

以逞尔私治其罪甚慘妻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微言
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与宣撫使相次以聞
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
天子加恩賜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微言不
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微言死封疆於祭法 祀
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 國家受天命巨万方 聖
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內澹然又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顛不同熙
金革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冗耄贖備數伍符戈甲監
壘城障夷阨一旦外侮問豐揚埃猶夏鼓行長駟所向降陷大
都小邑賢帥偏裨捐城逃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
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伏節不撓蓋千
万僅得一二可者辱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微言

此者方微言力保晉寧蓋患虜鴟跼旬日夜腐心疾首欲
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感力窮猶自厲作氣齧斷視虜雖見執
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
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微言与劉光世束髮雅故先
世為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微言移書趣
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且暮望救總管 詔赴急不

稽固取万命罪光世猶前却微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
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
軍覲得合擊虜微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
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
万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蓄兵
戍守部衆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為我有中

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郟廷王庶
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
以規復中復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為名哉而卒賈
志以歿義士所為悼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
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
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贲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
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喋血寔虜
縛九州都統殺婁宿字董子虜方益甲俾粟期必拔晉寧晉寧
勢孤陷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抚喻河西諸郟因詔徽言率
所部詣行所使者問關行累月始達郟延而晉寧城陷徽言
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一十出為南陽著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
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
立載肴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
義內謁徑入立迺下走義既還大怒素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
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
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
敢動咸震南陽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
有父風烈而勁正實過之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
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
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
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強藩天下傾首朋

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
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
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
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
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為天子義自号
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鸚殺孝平皇帝矯攝尊号今天子
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
遣孫建王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弒君
竊國罪貫浮于田閭漢廷群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
皆宗室至為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為莽也宛宏反為莽
將兵劉氏若此它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群臣宣
言周公攝政管蔡挾祿父畔周事以義校劉信此之漢群臣皆

云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尔又豈復有以忠憤與者乎
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戴漢宗為
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為如何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霍
鴻輩並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
方惶懼至不能食日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
下諭當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
明辟如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義大節標反
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為義特書而附見于方進傳後又
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褒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
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
力而死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為大失因補其遺作
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貧父革依郡獄吏備書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資之以故定處黷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例在劾中華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鞠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罔徑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効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為兵人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微纆乎父耄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雖委身重泉於登天為不殊於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

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沒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也立命出革厚為定具棺斂事而撫凋其家蘭溪范浚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彼惟庸愛在妻子而斯湏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肯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於囚牢中乎今之為人子者有觴酒豆肉特羞其親則已色然自得謂為難能之孝况若定之指軀活父其為孝又可究乎予得定所為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為泣下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於時而事不上聞定將死以自見故為定作傳冀他日万一獲私於良史氏

香溪先生沈賢良文集卷第二十一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高府君墓誌銘

安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章氏合祔誌

石朝請即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廉字清臣年七十卧病卒于家既問龜以
窆得日其子楨書來請銘于香溪范浚者三義不得辭盖楨与
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女又從予學久故獨求銘於予
且其書辭曰楨之積罪不殞氓而俾先人無祿楨將伺聊以生
惟終事之未表姑綴餘息敢告窆期祈深哀之尚得銘以昭諸

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肖之孤賴之將先人實安于藏萬遺恨
矣旃惟哀慕其親至無已也而拳拳於得銘是亦稱親之孝固
予他日所以教夫孝子者銘其可辭又旃族兄宗弼狀府君行
實以來屬宗弼里中艾孺篤厚无華非貌言者予因撫其事書
之按府君婺之蘭溪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達世以貲豪于邑至
府君始為諸生試有司既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進非一軌
能佐 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令補太庙齋郎調授
右迪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丁父憂既即吉浙部使者以
府君有吏才擢攝台州臨海尉歷五月代歸又辟杭洲昌化尉
未行會青溪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
漢卜式式知憂邊吾願不能衛鄉壤是死吾父而棄誨言吾不
克子矣於是募拳勇合里衆揚兵固壘為武守盜不敢犯

王師復婺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之仇与在賞中府君泣
言曰吾恨不傳刃其人使吾兄釋憾地下胡顏与共冒榮乎遂
不受賞其後防遏使錄府君他功奏遷右修職即於時或勸之
從仕府君太息曰吾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輒
去尚何仕母尋不起府君終亦不仕盖府君資孝謹自髫幼時
犬父喪明能扶侍不倦長而執子職不遺力親有疾絮藥在膳
必躬夜不解衣雖久弥虔再遭閔凶繼棘毀瘁當二兄議析產
府 惟肥美地取荒頓堯堯者兄歿在葬具如礼資其孤使妻
娶又好施予凡道路乏絕若親故叩門率賜之不靳歲荒作糜
饗以活餓人或倒廩賑貸有逋租負錢多折券不責償鄉人稱
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与客倒觴高會曠懷取適不以利
害得失經意惟篤於訓子作齋館架群書其間厚礼致文儒于

師席方使梅從予游身送之予家懇懇謂予梅也材下宜損不
教幸而辱收之其將何幸惟所命弟觀梅或知行身之万一耳
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夫梅也觀府君責梅之意
可謂知本矣而梅亦能持身務孝竭謹順為克家者蓋嘗論世
人號善治生往往豪暴漁奪以財力役使小弱雖壞長資積
而為後人怨府亦益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願
獨行惠赴人艱急使閭里乘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梅則所以遺
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尚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有七年春三
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
在縣之甘棠鄉仁壽原府君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
之早夭次即梅女長適進士徐毅次適右迪功郎江輒孫女二
人銘曰

尽力于親

行惠于人

其厚也性

茲惟基之

後人承之

尚嗣其慶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惇禔之妻奉議郎致仕贈
朝散大夫諱術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父楚材為真州判官
以介直爭事觸部使者怒拂衣徑歸父彛畏筆試有司不偶取
夏課裂去著居士服立義于州間尚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
人節行純備方髫稚時淑靜儼雅不習游弄不為矯笑戲言外
祖太府少御范公鶚奇之顧謂居士君而女婉懿有殊姿宜以
室良士吾外孫惇禔江氏之秀器度甚偉行礪而文而女捨是
將孰與居士曰唯敢不惟公之從卒以女于江時發之蘭溪言
令姓者推江范而胡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舉梅其人賢

入門贊見舅姑上下交賀祇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喪
之羸毀類如其夫時節享嘗薦藻納豆必躬視惟謹承內外尊
己者與處敵以下至遇勝侍率中度有宜稱處州使君歷官久
所向號治蠲瘼蘇枯民以求懷安人實左右警益助為寬大宣
和初山賊來自婺源攻陷蘭溪殺官吏以逞窮索不置有逼使
君行者使君方丁大夫公憂纒然麤絰顧慕靈几伏哭不能興
安人攬涕開慰君弟無虞日君令婺源子其人有留惠彼雖暴
桀非有鳥獸心恐忘息紀加所天邪既而如言果不害後使君
攝衢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傳兵潰涉邑境急土師追之急他官
怵迫不知計宜皆輕遁使君謂義當堅守供億我師去則乏軍
興雖即誅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于此效死固其所無
以我輩為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為忠蓋安人識

通悟動見事會於使君克有相云性儉素不隨俗為姦華塗澤
筭珥襦襦無采翠祿飾一敝衣雖屢紉濯猶服之不棄蠶織每
身其勞子或諫止則曰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儒家子耕稼
勤艱惜不及知我自力為此聊亦警而輩耳因命家婦稚婦汝
有婦職其可一日不虔始吾歸爾舅奉沃盥拜堂下咸姑訓以
先世勤約之規吾日銘于心今用以誨汝豈惟汝所宜守當奉
之為世世戒也使君既沒遂屬其子無以家事關我旦取天
竺書誦諷沉研不悉翦生物間却葷血為伊蒲塞食恬然取天
若自得者平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聽聰由其居心易
致之宜以來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咨悼實紹興十有九年
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鞞右迪功郎前處州
瑞金縣西尉曰鞞舉進士皆諸達旨女適進士高梅孫六人

咸幼其一男也安人之垂終告讞等吾自視危襍息且不屬幸
及爾壯長嗣業爾家惟飭已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
我為不死我亦念爾父官進勤劇將身不緇越既棄爾貌孤吾
周視篋衍曾銖縷之不蓄吾惟攻苦以育爾克至于今彌無餘
資死能葬我稱家率禮俾人無爾非者是爾為克藏我終事吾
見爾父地下靡有憾矣二子導之使來香溪告以卿之孫浚曰
吾母將以十有一月甲申安祔于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墓
敢請銘浚惟我妣榮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表言之浚
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外弟銘安人莫如浚
宣謹諾為銘曰

芳徽淑行世軌儀

我撮懿跡聲于詩

主婦姑母茲其規

珉珉其藏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珪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藻祖善父權世隱約居
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家生事君亦念世業
汨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泉之勝結廬以居為裕盡計常
鄙世俗嗜利子吝貪無藝以子貸豪取牟息倍稱我則不為弟
務以信實得人和賑憫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牘或負約將別
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逋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卒棄責帶
取几其意氣闊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義甚富而日積月衍資亦
高矣會睦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婺浸為盜區君徙家集
族壁險自固距所居十里餘日營支計費恃无仇怨常出婦自
如間逢克衆方屠剔人皆擲刃歛衽疾言開慰我不敢暴其无
恐他盜過者亦相戒无窺吳氏每望屋引去兄子昂家烏孝尽

室前已歸君久之曷方挺身來自間道為惡少遮止問為誰將
安往曷對以實惡少愧謝炊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舊逃亂
相依倚几數十族經給資用藥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
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鑄曉其人蓋即效順先父迷繆為此不
祥徒以身膏官軍銳鋒衆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者十九逮賊
平向藉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有以緩急告君當戒
門以絕矣後成舉挾潰卒攻婺郊郭草擾依君者愈衆君益開
納厚相勞苦必於我乎館意顧倍從於昔人始咨歎以為難及
君性和裕於弟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銖
於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於細人務為并容謾欺玩
斲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佩勢臨之則毅然不受里中人推為長
者皆慕賴或他適往往丁老業集候門若待哺然有聞諍君一

言曲直各厭悅解去蓋其平居立然諾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紹
興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娶郭氏生男三人
曰昶曰昂曰晟女五人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溟次適
左奉議即湖州州學教授唐堯封次適右迪功郎宜州河池縣
主簿俞允恭次適進士何洌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省
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君雅知
慕喜開館貯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稟學故昶等皆競爽剋厲
昂以藝業登名于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昶等與詬孫戒
曰始吾至靈岳未有溫飽計今服食兩餘非智得也有命焉若
等當益殖學无務殖貨力行動儉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
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著恨不百鉅萬失
學無教或不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无復擇對多與凡子

君獨能以詩書儒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勉以義其得塔之皆
郡邑彥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于縣之東
溪古寺山之原前期起使謁銘于香溪范浚昂且來屬浚顧同
鄉壤又得君行實狀稽所聞為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誄浚曰是
宜傳載因知君為人稱思沒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

人當畏塗身窘不容君逢艱危克允厥宗惠于鄉州
長者之風恩或我孤我益有終儒其子孫慶則自躬
有銘幽墟刻示不窮

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贈朝奉大夫諱志孟
之女章氏世為右姓大夫寬然長者喜以義紓人急方吾祖少
御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与厚甚吾祖仕既位於朝念大夫

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亦欲以与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尔
嘗其納弊以為作相故夫人歸于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
子震官陳留遇慶以忠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夫人
除奧室處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賢夫人成吾祖念舊之
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
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助性素約縮衣嗇食資用无侈長我叔
父捐館舍夫人卻家事聽其子曰清心翫西佛書嗜善喜施齋
涉以梁灼起病以藥石卹死以葬埋具有孤寡不能嫁者為辦
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鄰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一得積寒疾卧
累日日劇不衰以紹興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卯卒于家遂
以十有二月己酉葬自我叔父墓于勝觀原二十有四年矣於
是以夫人治命更卜兆于塋東十步所用遷窆我叔父越三日

夫人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淇故任右丞直郎衢州開化
縣令次曰注三與鄉貢次曰汲學該涉有志氣次曰滂開化令
及仲叔季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二人長適右丞議郎通判
洪州徐端禮次早卒孫男九人炳燁煒燁輝光燭燾烜津與諸
孫皆力學問燁燁在國子薦籍中孫女直有二人長適右丞有
即張文之次適右丞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迪功
郎晏節餘孺曾孫四人坦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塤
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
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雖文字
蕪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即蓋
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琢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子高平范
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篲墻屏下竊自比數於諸生敢吉不弔
惟身負孽逆上禍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顧方當門充事不
敢即死窆有日矣儻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于窆旁是大憫其
孤藐而顧覆之先人有知將不憾於地下書至浚一再閱為之
愷然如見龜年簪穎觸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來蘭溪從予學
府君以書先之問不可辭連累數牘又以予所厚書來言既
又以書道謝懇懇逮龜年踵門禮恭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
中易直无收徑同舍生李稱之因知府君力于誨子非一日積
又使之越境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屋者所不足
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頰取功坌爭錐刀之
末以滋貯儲有讀一帙書則奪取藏去或擘裂以供覆甕怒而

曰吾將使金柱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
忍飢面翻故帑邪用是大家子多啾窳不勤卒或无以自業故
予於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今得其行事
狀益見逆知府君果不妄矧龜年以嘗請業故來析銘而叩叩
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遠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
勉于學其父居邑屋以氣槩唯諾聞賓禮善士使子姓從之遊
故府君益習業當宣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挺越部
府君鳩族屬聚落合力保壁衆悉附服貧丁輕徭无敢去為推
剗鄉境賴安而貲俯用无遺餘矣繼丁大故生業益落府君得
計研心筭以治產累歲遂至饒衍然奉身菲約知推分自安有
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沼泉
為游亭問館蔣雜花美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嘉其好

事自喜平居賙救鄰曲多趨人急或窶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
靳歲計食粟乍羨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贏里中子錢家
因相視為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寒玄積曰府君登樓馮眺
有至脯西无炊煙者慨然發困分贍所全活甚衆大氏設心本
夫慕善故迓厚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
明年冬十月甲辰葬于縣之縣浦鄉梅塔原年五十有二曾祖
參祖湜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長也次曰椿年
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

勤以厚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
忘卜兮食西原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无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請郎高平范公卒以冬十一月乙

酉葬于婺之蘭溪縣北觀後山前事其子使來乞銘于祕書少
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天先人倅鄱陽以疾請老繼即世諸孤念
安厝之重姑忍死銜哀奉喪歸卜襄事既得日矣圖所以銘埋
石為不朽者敢以勤執事良貴於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
辭按公諱溶字茂寬世為蘭溪人始以祖任補郊社齋郎調授
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叅軍歷洪州左司理濰州士曹左推獄知
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九九遷至朝請郎章服銀緋公
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為州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
澶淵囚有毆婦人傷甚者墨曹以破骨限辜既四十九日而婦
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
矣脫不破骨得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其人死且腐骨可
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踰月論囚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

歷陽有惠政適淮東西歲大侵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
乏事獨公處畫有條略飢羸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計朝廷
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時郡將喜柔佞且悍刻遇吏屬
如束濕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掾輩阿叵趨和猶惕息不自
安公日以職事造請耻苟為隨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悅因窘公
徧捕邑胥史械繫笞楚推詰百緒迄無纖介事及公者公久移
病卧不出吹毛洗垢一聽之既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諷
公謙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謙
吾方投憤須剗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謙而獄無所歸亦尋
寢有盜群輩攸攘橫不制公出奇略縛取之鞠司簿其罪以害
公賞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
如之不復辨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減訴前令尹定物力溢

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歛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
上郡湏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
告喻父老槩除十之二繼列其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為利而
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輦欲樵境上民悉荷
擔公列夫屯扼走集固圉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
道會合之師焉雜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
犯邑者乘暮夜斫柵譟而入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
欲為賊乎王師行即至毋自取絕頸禍且爾假道不過圖一
昔安苟捨伏不吾擾將館爾于市糧匪焚秬惟爾之湏不然吾
衆銳不可怒也其人皆聳聽鬻愧合言曰惟公命則視甲束刃
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庫獨無
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鄱陽號劇繫公

以鎮靜佐郡治雖軍書饋檄委沓無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
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糴以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
至畢給又位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眡他州流惠為多既而旱
愈虐公以為憂徧走群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
公自蚤歲懇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間提筆遊舉子場兩與賓
貢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
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兄弟族黨交遊無不善立義甚高喜
趨人急北海工曹元億當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
章不可得公以已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為難生平恬介未嘗趨
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罄之無餘貲享
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錡故任左朝
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

氏贈同安郡夫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疑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悼有泣者銘曰

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羸為嗣人之承其微斯銘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物故四十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沈光匿彩再世不大尔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訖于有成女得所歸男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尔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以常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尔能外交士

大夫內睦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尔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晨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車馬跡經于邑下無問晨夜館于尔穀于尔者凡幾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亭為善之慶而一病不起子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尚能撫尔之孤以遂尔之志今尔寔得日率香溪之族祖奠道周尔其有知庶幾來鑒尚饗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二十二

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節吏
善于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
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
廢舉隆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
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

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
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
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
耻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
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
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者極有警發不

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
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
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
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
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惟
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

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懋
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
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敢贊一辭哉獨
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
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
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

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爲盛非
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
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
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
道之傳也耶不然向其闕於前而顯於
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教

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
於唐君是集之刻可以重有感云

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

章懋拜手謹題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
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
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
先生祠于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
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
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微言傳而知其
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

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
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
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
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幸未始得
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
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
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
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

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
百年之闕一朝而頭兩家之藏不期而
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
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
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
絕矯健鑿々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
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
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思其不知學近

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其不能為
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
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
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
裔孫元璫念殘集之復完想泯沒之荐
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之力而終之
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集未及刊則
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予

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璫
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資子孫已凡與於
此者豈不存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
吳師道序

范香溪集希世之書也詩賦文章可以贊
嘆之經說史論有所發明也今幸許借
官本繕寫終功一校之可謂書房尺璧也雖
連城不可換易之如其文字磨滅非無遺
憾姑闕之待他本之鮮明可再校焉

萬治二年己亥孟夏下旬 向陽林子

